

第一百三十二章 誰能長有澹泊意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王妃聽著這話，頓時不再多說什麼。她與範閑二人彼此心知肚明，三騎入京後，皇太後看似繁亂匆忙的那幾道旨意，在此時已經漸漸顯現它的作用。

當然，那幾道旨意之所以會給大皇子帶來如此大的限制，也是因為太後看清楚了自已長孫的真實品性不顧生母而力求利益，在太後看來，範閑或許是這樣的陰煞角色，大皇子，絕對不是。

“澹泊公僅僅一夜，便在京都鬧出這般大的動靜來，由此可見，即便內廷控制了範府，盯住了監察院，可你依然有你的能力。”王妃微微皺眉，說道：“所以我不明白...”

“不明白什麼？”不等王妃繼續說完，範閑搖頭說道：“要解決這件事情，必須從宮裏解決，在宮外鬧騰再久，也觸不要到根本，要入宮解決這件事情，就必須需要王爺的幫助。”

他靜靜看著王妃的臉，說道：“當然，王爺也需要我的幫助，有些他不屑做或做不出的陰穢事，終究是需要有人來做的。”

王妃笑了起來，緩緩說道：“您誤會了我的意思。所謂不明白，指的是，您為什麼到此時還沒有知道最應該知道的那兩個好消息？”

“什麼好消息？”範閑微感吃驚。

“宮裏地情勢比你想像的要好很多。”王妃微微低頭說道：“因為你所關心的家人。反應的速度比你想像地要快很多。”

範閑眼瞳微縮，自己的父親妻子親人，被內廷控制，所以他自東山千裏歸京後。才會讓自己陷在黑暗之中。因為不敢冒險與院中聯絡，他這幾天內隻能暗中聯絡嶽父遺留下來的地勢力。對於家中的情勢隻是有個大概的了解，此時聽王妃一說，才知道太後的想法，並沒有完全得到實現...一念及此，他心頭微動，無由生出些期盼來。

王妃認真說道：“確實有軍士進駐範府。準備抄家，但是範尚書並不在府中...那日三騎入京，尚書大人自宮中出來後，便沒有回府。而是直接被靖王爺接到了王府裏。”

“靖王爺？”範閑大感驚愕：“您是說，家父這幾日一直留在王府中？為什麼外麵沒有風聲？”

王妃說道：“範府已經被封。內裏自然是傳不出消息來。靖王爺畢竟是太後的親生兒子，陛下既然已經去了。老人家對於這唯一的兒子總要給些麵子。所以如今隻是由京都府與內廷聯合在外監視，卻不敢衝入府中...”

範閑一怔後冷笑說道：“什麼不敢，什麼麵子...隻不過太後自以為能控制京都一切。沒有抓住我，怎麼會急著對付我地家人。”

“遺詔毀掉，將公爺你除掉。太後便敢動手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還有好消息嗎？”

“那位臨產的思思姑娘...”王妃說道：“十餘日前，隨晨郡主和林家大少爺去了範府莊園。”

範閑眉頭微皺。

“那日太後下旨召你家眷入宮。結果前去宣旨的太監撲了個空。”王妃平靜說道：“因為思思姑娘根本不在府內。而在範府莊園也沒有找到這位姑娘的蹤影。”

“等於說，思思姑娘在十幾天前就失蹤了。”王妃望著範閑。眼中透一絲佩服：“所以我不明白，大人你事先就安排地如此妥當。究竟現在是在擔心什麼。”

範閑麵色平靜未變，內心卻是陷入了震驚之中。思思去了一趟範府莊園便告失蹤，這是誰安排的？難道是父親？

難道父親在十幾天前就知道陛下遇刺地消息...從而推斷出了後麵的事情，做出了極妥當地安排？

“不是我。”範閑臉色有些難看，“我也不知道思思那丫頭被誰接走，又是到了哪裏。”

王妃吃了一驚，望著他半天說不出話來，也是品出了這件事情背後的大蹊蹺。究竟是誰...會提前那麼多天，便替範閑安排此事？

看範府在這十幾天裏瞞著思思失蹤的消息，明顯是知道內情。範閑也明白這點，所以不再擔心思思地安全，而是陷入了某種困惑當中。他看了王妃一眼，看出了這位女子眼中的震驚。

“老跛子。”

“陳院長。”

二人的心裏浮出了一個相同地答案，但是由此推論開去，也許觸及到某個很荒誕誇張的事實，所以二人很知機地沒有繼續深入討論。範閑眉頭微皺，說道：“府上與院長關係交好，最近京都亂成這樣，我無法回院，發現院裏也亂地不像話，不知道王妃可知道，究竟為何會出現這樣地局麵。”

王妃看了他，沉默了片刻後說道：“京中諸人皆知，陛下一旦不在，陳院長接下來的動作才是關鍵。我不相信長公主殿下會想不到這點。第一日，太後就召陳院長入宮...”

...

“我一直以為他入了宮，但是後來一直沒有消息，才知道事情有蹊蹺。”範閑揮揮手說道：“就算十三城門司嚴管城內城外消息往來，但也不至於把京郊地陳圓封成了一座孤島。”

他的眉頭皺了起來，歸京數日，隻能暗中與院中某些部屬聯絡，對於院中詳情所知不多，卻也能感受到，監察院如今因為提司謀逆地消息，變得有些人心惶惶，而本應坐鎮監察院的陳萍萍，不知為何，竟是未奉太後意入京。

“難道中毒地消息是真的？”範閑在心裏這樣想著。

王妃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，卻很湊巧地感歎了一句：“隻怕中毒的消息是真的。”

範閑心頭微緊。以監察院地防禦力量，怎麼可能被人在陳萍萍的茶水中下毒？都說是東夷城那位用毒大師所為...

“我開始本以為是院長大人借中毒之事，將自己從朝堂之爭中摘了出去。”他微閉雙眼說道：“如果中毒的事情是真地，這事情就麻煩了。”

“已經出了大麻煩。”王妃望著他靜靜說道：“太後對於陳院長還是頗為信任。但中毒一事太過湊巧，隻怕老人家心裏會有些想法。如果不是太後認為陳院長會站在你地這邊。隻怕她也不會如此絕決地選擇太子，而不在中間，留下任何回還地餘地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自己和其它人都會懷疑陳萍萍的中毒，太後自然也會懷疑，懷疑就像一根刺般。會讓人們越來越痛。太後如此疑到陳萍萍頭上，當然會用最大的力量。壓製住監察院。

“看來秦恒領京都守備師後第一個任務就是看住到陳圓，難看圓內一直沒有消息出來。”範閑眉頭皺的愈發的緊，秦家的軍隊一日不入京都。皇宮內便不會出大動亂，可是陳萍萍那老跛子，也是範閑最擔心的人，如果中毒之事為真，陳圓那處防備力量再強。能夠抵擋住慶國精銳部隊的攻擊？

“必須抓緊些了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煩請轉告王爺，有些時候是需要他下決心地。”

“我家婆婆那裏怎麼辦？”王妃看著他，必須要求這位小範大人給出一個切實的承諾。

“寧才人的安全我來保證。”範閑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要地隻是王爺的決心。他必須明白，禁軍雖然在他的控制之中，但總有當年燕大都督的親信，時久了，太後把他從禁軍統領的位置上換下來，我和他...就等著吃屎吧。”

吃屎是很粗魯地詞匯，但王妃沒有什麼反感，因為她明白，如今的局勢確實很狗屎。她望著範閑那張喬裝後的臉。有些疑惑不解，重重深宮，盡在內廷控制之下，他範閑何德何能，敢說可以保證寧才人地安全？

但她明白，晨郡主如今也在宮中，範閑斷不至於會用一句大話假話去犧牲自己妻子的性命。

“十三城門司是關鍵。”王妃將範閑的茶杯拉到自己麵前，輕聲說道：“要阻止忠於太後的軍隊入京，這個位置上的

人，必須是我們這邊的。”

範閑心頭微寬，知道對麵這位婦人終於決定勸說自己的丈夫進行宮變，才會開始討論這些具體的事項。他斟酌片刻後說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和軍方向來沒有什麼交情，城門司這邊，我不知道怎麼著手。”

王妃歎了一口氣：“王爺當年的西征軍早被打散，在京都也沒有太多自己地勢力，和秦葉兩家比起來差遠了。”她頓了頓說道：“當然，如果陳院長在京中，想來一定有辦法影響十三城門司。”

“這個不要提了。”聽到陳萍萍的名字，範閑壓下心頭的那絲寒意，搖頭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必須趕時間，在城門大開之前，將宮裏的事情解決。”

“難度太大。”王妃盯著他的眼睛。

範閑將她麵前的茶杯拉回來，低頭說道：“茶壺隻有一個，茶杯卻有太多個，不要把眼睛盯著秦家的軍隊，要想想葉家，葉重獻俘離京不遠，太後雖然下旨讓他歸定州，但誰知道那幾千名打胡將究竟走了沒有。”

王妃一咬下唇，心頭一驚。

範閑抬起頭來平靜說道：“老二的心思很簡單，他會暫時推太子上位，但在京都的這壺茶裏，他要分一部分，如果他身後的葉家不進京，他有什麼資格說話？”

“當然，這一切都是我那位嶽母點頭下發生的事情。”範閑揉了揉太陽穴，說道：“長公主殿下和太後不一樣，她是崇拜軍力的女人，如果要殺幾千個人來穩定朝局，她不會介意。”

王妃沉默片刻後緩緩站起身來，看著範閑說道：“最終還是要大殺一場。”

“不流血的政變，永遠都隻是一個完美的設想或是極端的偶然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我雖是個運氣極好的人，但也不敢將這件事情寄托在運氣上。尤其是長公主殿下既然準備了如此瘋狂的一個計劃，我不認為她會悲天憫人到看著我們在宮內搞三搞四。而不動兵。”

王妃點點頭，說道：“您的意思，我會傳告王爺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不留情麵說道：“既然您此時來了。自然代表王爺會接受我的意思。”

這句話是說，大皇子心知肚明範閑想要什麼，隻是請王妃來看看範閑究竟手裏有多少牌，可以做多少事。被戳破偽裝，王妃也隻是笑了笑，然後說道：“澹泊公如今越來越有信心了，當此京都危局，還能如此談笑風生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我確實有信心，隻要葉秦二家地軍隊來不及進京...於我而言，這座京都隻不過是座空城罷了。”

是的。全天下最厲害的人物都被光彩奪目的慶帝吸引到了大東山。而如今的範閑，雖傷勢未愈，但心性與信心卻已經成長到了後最巔峰的狀態。

王妃忽然一頓說道：

“我有些好奇。昨天夜裏，澹泊公聯絡群臣於今日殿上起事...此時的皇宮中隻怕是血雨腥風，陰森至極的景象。”

她盯著範閑的眼睛：“那幾位年高德劭的大臣，是因為您而站到了太後地對立麵，也許他們將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。而您卻這樣安靜地旁觀，不知道這究竟是冷靜還是冷血？”

王妃笑的很柔和：“有時候不得不佩服您，生生挑得無數人替您出頭。去灑熱血，去拋頭顱，為您謀求利益...如果那些大臣想通透了這點，在臨死地那刻，會不會大呼上當？”

話語至此，王妃的唇角帶著一絲譏嘲，在她看來，範閑此舉是將太子逼到了一個極為難堪和恐怖的地步，範閑選擇在登基前夜串連此事。便是沒有給所有人反應的機會，太子如果殺大臣，自然陷自己無義之中。而那些大臣們，等若是在用自己的頭顱，為範閑呼喊。

範閑地臉漸漸平靜了起來。今天太極殿太子登基被阻，確實是他在梧州嶽丈的幫助下，挑動著二位大學士所為，至於此事的風險，他不是沒有想過。從某種角度上說，他是在用太極殿內那些真正勇敢地文臣性命...冒險。

這確實是很冒險，很自私的一種選擇，所以麵對著王妃的嘲諷，他沒有反駁什麼，而隻是緩緩說道：“盜有道，臣亦有道，我以往是個很怕死的人，但最近才想清楚一個道理，死有重於東山，有輕於鴻毛，胡舒二位大學士願為他們

心中的正道而去，這是他們的選擇。”

“重於東山，輕於鴻毛？”王妃重複了一遍這句話，看著範閑的臉有些出神，她隱隱感覺到，這次再見小範大人，這位年輕人表麵上還是那般溫和之中混著厲殺心性，但是在根骨中，似乎有些改變正在發生。

可她仍然忍不住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為何公爺要隱於幕後，卻不能勇而突進？”

“突兀現於大殿，出示遺詔，麵對內廷高手的圍攻...”範閑有些苦澀的笑了起來：“這樣確實很帥，但似乎得不到很好地效果。”

他斂了笑容，用一種前所未有的嚴肅認真說道：“在二十天前，在一處高山之巔的草甸上，我學會了一些東西。從今開始，我不懼死，我仍惜生，但如果注定要死亡，我希望能死的有價值一些。”

王妃沉默不語。

範閑閉目半晌後說道：“我不是在拿那些可敬文臣地腦袋冒險，如果現在主事地是長公主，我會選擇另外地方式。但現在太極殿上登基地是太子，並不是老二。”

他睜開眼睛，冷漠說道：“老二多情之下盡冷酷，相反，我對太子殿下還是有些信心地。”

“什麼信心？”

“我始終認為，太子是我們幾兄弟裏，最溫柔的那個人。”範閑溫柔地笑道：“太後年紀大了，殺心不足，太子...是個好人，所以我不認為今天太極殿上會出現您所預料地流血場麵。”

範閑給太極殿上那位太子殿下發了一張好人卡。王妃覺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搖了搖頭，準備離開。

離開之前。範閑喚住她，又將瑪索索從屋內喚了出來。對王妃認真叮嚀道：“我在京都不會停留在一處地方，崇蔥巷我不會再來，但我擔心她的安全。所以我希望王妃您能將她接回王府。”

王妃微微一怔。沒有想到範閑此時想地是瑪索索的安全。也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會提出這樣一個要求。

瑪索索也吃驚地看著範閑。

範閑說道：“王府是如今京都最安全的地方。倒不僅僅因為王爺手裏有禁軍這批力量。王妃您應該明白我指地是什麼。”

王妃緩緩低頭。此次慶國內亂。有外界大勢力的影子，就算是長公主。也必須給異國盟友留兩分麵子。給北齊小皇帝親姐姐幾分麵子。

三人走至小院木門外，行禮分開。最後時刻。範閑盯著王妃地眼睛說道：“先前王妃以大義責我，此時我必須提醒王妃事情。您如今是王妃，則必須把自己當成慶國人，而不是...齊人。”

王妃心頭微凜。竟有些不敢直視範閑那雙深寒地眼睛。

...

秋意初至。微涼而不能入骨，然而王妃坐在馬車上。卻感覺到從車簾處滲進來地風竟是那樣地寒，寒地她忍不住打了幾個冷顫。

瑪索索被她安排在第二輛馬車上，其實就算範閑沒有拜托她照看那個苦命胡女，王妃也不可能將這個女子扔在崇蔥巷不管。如果那個女子死了，怎麼向王爺交代？

王妃又打了個冷顫。馬車裏就她一個人。她有足夠地時間來回味一下範閑最後地那番話。她清楚看來範閑對於這整件事情都已經有了一個全盤地打算。所以才會提醒自己。

關於範閑這個人，王妃自北齊遠嫁而來，一路同行。細心觀察。深知其厲害，尤其是今日太極殿上那劍拔弩張地一幕。竟是此人一夜揮袖而成。王妃不得不感覺到了一絲敬畏。如今範閑身後地那些勢力被宮中看著，無法擅動。可他依然能夠造出如此大的聲勢來。王妃真不清楚。範閑這個人到底還藏著什麼樣地底牌。

因此，她決定堅定地站在王爺地身邊，站在範閑地身後。曆史這種東西，總是跟隨著勝利者一起進行地。

馬車回到王府，王妃帶著瑪索索進了後園。喚下人來安置好這位胡女的住所。她一人帶到湖邊。走入了湖中心地那個亭子裏。在半年之前，這亭子裏曾經容納過除太子之外所有地皇族子女。而那短暫的天子家和平，早已因為慶帝的死亡而化成了泡影。

皇帝陛下的子女們，此時都在尋找著置自己兄弟姐妹於死地方法。

王妃歎了一口氣，坐在了窗子邊上，對著一直守候在亭中的那人說道：“王爺那邊有沒有消息過來？”

那人恭敬應道：“禁軍方麵有些小異動，不過聽副將傳話，王爺值守宮牆，應該能壓製住那些人。”

那人穿著一身很普通地衣裳。應該是管家之類的人物，他對王妃說話也極為恭敬，但是眉眼間總流露出一種下人不應具有地氣質。他輕聲說道：“公主，先前見著那人了嗎？”

公主？會這樣自然地稱呼王妃地人，隻能是齊人！

王妃沉默著點了點頭，半晌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暫時和長公主方麵保持平靜，什麼都不要說。”

那人眉頭微皺，說道：“屬下奉陛下嚴令，助長公主殿下控制慶國局勢，而如今範閑既然已經現了蹤影，我們當然要通知長公主殿下。”

王妃看著他，緩緩說道：“我不知道上京城究竟是怎樣想的，但我隻知道，範閑現在暫時死不得。”

從這番對話中可以發現，原來這位管家模樣地人，竟是北齊派駐京都的間諜，在這次南慶內亂之中，負責與長公主方麵聯絡地重要人物。這人麵色微冷，看著王妃說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請記住，您是大齊地子民，不要意氣用事。”

王妃冷笑看著他，說道：“我是為你著想，如果範閑真的死了，你以為陛下會饒了你？”

那人倒吸一口冷氣，不解此話何意。但細細品來，自家北齊那位小皇帝陛下對於範閑。確實是頗為看重，可是...如果要達成陛下的意願，範閑不死怎麼辦？他沉聲說道：“陛下有嚴令。慶國一定要大亂。而陛下認為。陳萍萍那人一定**到最後。如果範閑不死。陳萍萍、範建和遠在梧州那位前相爺。都不會發瘋。”

“慶帝死後。慶國真正厲害地人物，就只剩下長公主李雲睿和這三位老家夥。”那人死死地低著頭。語速越來越快。“如今慶國內廷太後盯著陳萍萍與範建，讓他們無法輕動。可一旦範閑真地出事，隻怕慶國皇族也壓不下這二人...”

“隻要南慶真地亂了。最後不論誰勝誰負，對我大齊，都有好處。”那人低著頭。說道：“慶帝之死。是亂源之一，範閑之死。則會點燃最後那把火。”

“這是錦衣衛地意思，還是陛下地意思？”王妃地眼光有些飄忽。

“此事未經衛指揮使之手，全是陛下聖心獨裁，陛下雖未明言。但意思清楚，想必也設想過範閑死去。”

“那我大齊究竟看好哪一方獲勝？”

那人抬起頭來。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看好範閑一方獲勝。所以範閑必須死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王妃吃驚問道：“即便王爺助他。可是也敵不過葉秦兩家地強軍。”

“屬下不敢妄揣聖心。”那人平靜說道：“但想來應該是陛下對於陳萍萍有信心。”

“好，即便如陛下所言，範閑死了。京都亂了。最後陳院長借來天兵天將...”王妃眉頭好看地皺了皺，微嘲說道：“長公主一方勢敗。範閑身後地這些人重新執掌了慶國朝政。那又如何？隻怕還不如範閑活著...如果他們勝了。以範閑與我朝的良好關係，這天下隻怕會太平好幾十年。”

那人怔怔地望王妃，半晌後說道：“公主，難道您真不明白陛下的意思？”

“什麼意思？”王妃微蹙眉頭。

那人輕聲說道：“所有人地眼光都盯著太子二皇子三皇子和範閑...可是如果真的亂成一鍋粥後...王爺手執禁軍兵馬，加之他向來與範閑交好，陳院長視他如子侄，範尚書傷子之痛...怎樣看來，王爺的機會最大。”

王妃身子一震，倒吸一口冷氣，看著那人的頭頂，此時方才明白，遠在上京城的皇帝弟弟，竟在心中算著如此陰

險可怕地買賣。上京城裏的皇帝弟弟，絕不僅僅是想殺死龍椅上的同行，因為一位慶帝死去，另一位慶帝，隻要慶國國力無損，天下三國間地大勢依然沒有質的變化。

而如果真的慶國大皇子繼位...他娶地是北齊大公主，身上流著東夷城地血液，日後的慶國，還會是如今這個咄咄逼人地慶國嗎？

王妃扶住了額頭，內心深處一片震驚，她不知道自己那位年紀青澀的兄弟，竟然擁有如此深的城府，會在這張羅網之外，繡了如此多合自己心意的花邊。

“王爺...不會做地。”她撫額歎道。

那人陰沉著臉說道：“範閑如果死在長公主手上，王爺大概會對自己的弟弟們絕望，悲傷，有時候是一種能刺激人野心的力量。”

...

“不行。”王妃忽然抬起頭來，堅毅說道：“你不明白，陛下也不明白，王爺究竟是怎樣地一個人，範閑不能死，我不管上京城的計劃是什麼，但至少範閑的行蹤不能從我這裏透露出去。”

那人略帶憐惜歉意看了王妃一眼，知道此事若真的發生，王爺將來知道王妃出賣了範閑，夫妻間隻怕會出大問題，難怪王妃堅不允許此議，隻是...他低頭行禮：“抱歉公主，此事由臣一力負責，先前馬車離開崇蔥巷時，我已經通知了慶國長公主方麵。”

王妃身子一震，不可思議地盯著那人，眼光迅疾透過窗戶，望向王府外清寥的天空，不知道範閑還能不能保住性命

範閑是個很小心的人，不然他不會讓王妃將瑪索索姑娘帶走。但他畢竟想像不到，王妃已經將看成了大半個慶國人。可是她的身邊還有純正的齊人。尤其是以他與北齊小皇帝地關係，就算北齊方麵參於了謀刺慶帝一事。可他依然認為，北齊方麵不會針對自己。

所以他在崇蔥巷的院子裏多呆了一會兒，直到天色漸漸轉暗，他才戴著一頂很尋常地笠帽。走出了院子，行出了巷口，在那些民宅間的白幡拱送間，向著監察院一處的方向走去。

他決定冒險去找沐鐵。因為京都外陳圓的沉默，讓他感覺到了一絲不吉利。也許天底下所有人，都會認為陳萍萍還在隱忍，還在等待，可範閑不這樣認為。距離產生美感。產生神秘感，而和跛子老人親近無比地範閑，清楚地知道。陳萍萍已經老了，生命已經沒有多久了，在這樣的時刻。他真的很擔心陳圓的安危。

陳圓在京都郊外。沒有高高地城牆宮牆，就算五百黑騎離圓不遠。可又如何抵擋慶**方的攻勢？

他的心情有些焦慮，所以對於身周的環境沒有太過注意，以至於耳朵一顫，聽到了遠處某個街口傳來的馬蹄聲。他才知道自己地行蹤，終於第一次被長公主抓到了。

範閑回頭，用專業的眼光馬上看到了身前右手方不遠處三個跟蹤自己的釘梢。

他皺了皺眉頭。往身後地一條小巷裏轉了進去，試圖在合圍之前，消失於京都重重疊疊的民宅之間。聲，而那三名釘梢不畏死地跟了上來。

範閑一轉身，左手化掌橫切，砍在了最近那人的咽喉上，隻聽得一陣骨頭碎裂響聲，那人癱軟在地。緊接著，他一腳踹在第二人地下**，左手一握。袖中暗弩疾飛，刺入第三個人地眼窩。

很輕描淡寫地出手，幹淨利落，清晰無比，卻又是快速無比，沒有給那三個人發出任何警訊的時間。

但範閑清楚，身旁一定還有長公主地人，所以他沒有停留，左手粘住身旁的青石壁，準備翻身上簷。

便在此時，一個人從天上飛了過來，如蒲扇般大小的一隻鐵掌，朝著範閑的臉上蓋去！

掌風如刀，撲地範閑眼睛微眯，臉皮發痛。此時的他才明白，自己先前在院中與王妃的話有些托大，是地，人世間最頂尖的高手隻怕都在大東山上毀了，然而京都乃藏龍臥虎之地，軍方的高手仍然是層出不窮。

比如這時來的這一掌，至少已經有了八品的水準。

範閑眼睛眯著，一翻掌迎了上去，雙掌相對無聲，就似粘在了一處。便在下一瞬間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後膝微鬆，

腳下布鞋底下震出絲絲灰塵。

啪的一聲悶響！

那名軍方高手腕骨盡碎，臂骨盡碎，胸骨盡碎，整個人被一股沛然莫禦的霸道力量擊的向天飛去！

噴著鮮血，臉上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，那名軍方高手慘然震飛，他似乎怎麼也想不明白，看上去如此溫柔地一位年輕人，怎麼會擁有與他氣質截然不同的霸道！

範閑收回平靜的手掌，咳了兩聲，感覺到左胸處一陣撕裂劇痛，知道燕小乙給自己留下的重創，在此時又開始發作了。

他知道自己不能久戰，必須馬上脫離長公主方麵的追殺，然而一掌擊飛那名高手，他的人也被阻了一瞬間。

便是一瞬間，整座小巷便被人包圍了起來。

範閑眯眼看去，分辯出來捉拿自己的人有京都備師分駐京內的軍隊，有刑部的人，而更多的則是京都府的公差好手，而後方站著幾位內廷的太監。

看來除了自己的監察院之外，京都所有的強力衙門，都派人來了。

看著這一幕，範閑在心中歎息了一聲，知道不論太極殿上是如何悲壯收場，但至少在眼下，宮裏已經坐實了自己謀殺陛下的謀逆大罪，自己已經成為了人人得而誅之的惡賊。

可他沒有一絲畏懼，也沒有受傷後虎落平陽的悲哀感覺。他隻是平靜地看著這一切。

連燕小乙都殺不死他，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能留下範閑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